



傾聽台灣原住民哭泣的神學

布興·大立

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博士

本院系統神學教授

Abstract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or CWM, was originated from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which was a predominantly Congregationalist missionary society formed in 1795. In 1977, The Commonwealth Missionary Society combined with 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 and established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In September 2016, the CWM set up an Executive Team Visits, encouraging member churches to face and interpret church vision of the time honestly, and response to God's calling. CWM hopes that the partner churches may provide the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n people's living and suffering reality through bringing new missiological understanding by hearing God's calling to action. This article is base on Taiwan aboriginal perspective to narrate native church's witness of Hearing God's Calling and theological reflection.

關鍵字：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祖靈崇拜，上帝之道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d，核能廢料





一、緣由

「傾聽上帝的哭泣」(Hearling God's Cry), 是世界傳道會(CWM)在2016年9月組成一個執行訪視小組(Team Visits), 要各會員教會坦然去面對與解讀教會時代的異象, 並回應上帝宣教的呼召。世界傳道會(CWM)期盼夥伴教會, 能提供在聖經與神學上的思考, 以確實在人民生活實況的哭泣中, 帶來新的宣教思維, 聽到上帝拯救的呼召和行動。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林芳仲牧師, 於2016年9月接到世界傳道會(CWM)「傾聽上帝的哭泣」(Hearling God's Cry)的行動方案時, 就交由原宣來負責推動。事實上, 原宣在2017年就組成2018年世界傳道會「傾聽上帝的哭喊」(Hearling God's Cry)執行小組以推動其方案。¹該小組提出兩種方案: 其一是編寫原住民30個受苦與哭泣的故事, 今年5月底已完成英文寫作, 交給世界傳道會(CWM)來出版, 來向世界分享台灣原住民受苦與哭泣之奮鬥的故事。其二舉辦兩次的神學論壇(forums)。第一次的神學論壇是4月9~11日, 即是今日在玉山神學院這裡舉辦。第二次的神學論壇在2018年8月12~20日, 在紐西蘭北部奧克蘭(Auckland, New Zealand)三一神學院「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舉辦, 讓台灣原住民和紐西蘭原住民一起分享「傾聽上帝的哭泣」(Hearling God's Cry)之神學與宣教的行動方案, 以鼓勵兩國原住民族, 透過受苦的故事聽見上帝拯救的行動和哭泣的呼召。

作為世界傳道會一員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由原宣來配合執行與推動計劃。時至今日已有了成果。所計劃的台灣《台灣原住民的宣教故事》²也已經出版了, 此為所有的會員率先做到的一項創舉。³而且, 在2018年11月18日的一個主日中, 原住民各教會, 要用出埃及記3:7~10, 以「聆聽上帝的哭泣」作為題目, 在講壇上分享原住

¹ 這小組簡稱為「2018年世界傳道會HGC執行小組」。小組的成員為 Abus Takisvilainan、Sudu Tada、Omi Wilang、Pusin Tali、Yohani Isqaqavut、Joshua Lian、Oto Mickeyang、Laisang Nika、Iwan Hsi、Vavauni Ljajegean、Isaac John 等 11 人。

² Lyim Hong Tiong, Taiwan Indigenous Mission Stories. (Taipei: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aiwan, 2018)。

³ 約翰 麥奎利。《基督教神學原理》(何光滄譯, 香港: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1998), 8。





民的痛苦，是上帝的哭泣之信息。總會的原宣，以此來做為此方案紀念和最好的結束。

總會原宣和屬下原住民各教會，何以如此高度的配合推動「傾聽上帝的哭泣」方案呢？又如此這般的熱烈的響應呢？說穿了，台灣原住民族四百多年來，在殖民帝國相繼的侵占統治下，成為一群「哭泣的族群」。在外來政權不斷的掠奪下，原住民族成為一群「失落的民族」。⁴ 在優勢民族不斷的同化下，原住民族成為一群「自卑又自棄的民族」。在基督宗教中心主義不斷的教化下，原住民族成為一群「喪失民族靈魂的信仰」。在上述各個強勢集團不斷的撻伐與併吞下，原住民族成為一群「即將滅絕的民族」。原住民族在這樣的虎視眈眈，以及予取予求的剝削、侵占、分化下，就像一片散沙一般，在強勢集團邊緣陰影下乞討，以求圖存，處境極為堪憐。

擁有原住民「心」的有志之士，面對原住民這樣極端的態勢，不禁發出悲天憫人之心，為之相挺奮鬥，以拾回原住民族應有各種最基本的權利與尊嚴呢？擁有原住民「情」的有志之士，面對原住民如此極為堪憐的處境，難道不會像聖經所說的那樣，「跟哭泣的人同哭泣」嗎？⁵ 這是，一種對民族的信仰，也是對上帝創造台灣原住民族認同的一種民族的神學，更是台灣原住民族神學上多元民族普世價值的深化。

所以，原住民各教會之所以熱烈的響應，世界傳道會「傾聽上帝的哭泣」的方案，因為台灣原住民族本身，正是一群「哭泣的族群」。進一步地說，台灣原住民族正在遭受各種層面不斷的掠奪、同化、教化、撻伐、併吞、剝削、侵占、分化、迫害、滅絕下，成為一群「哭泣的族群」。

換句話說，哭泣，是生命掙扎最後的抵抗，也是捍衛上帝創造生命尊嚴一道防線。所以，處在族群滅絕之際，不哭泣，就是放棄生命生存的權利，不哭泣，就是甘願喪失民族的權利。就因為如此，原住民各教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進行在禮拜中「傾聽上帝的哭泣」之講道，來感受上帝也在聆聽台灣原住民族的哭泣，並且也把原住民族的哭泣，成為他自己的眼淚。進而言之，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跟哭泣的原住民一同哭泣的上帝。上帝透過這樣的方式，認同原住民的哭泣，而且大大的鼓勵原住民痛快的哭泣，也要奮力的對抗那些致使台灣原住民哭泣之一切邪惡勢力。

⁴ 所謂的失落，即如李喬所說的「自氣又自卑的原住民。」

⁵ 羅 12：15「要跟喜樂的人同喜樂，跟哭泣的人同哭泣。」





二、「聆聽上帝的哭泣」的講章⁶

7 上主說：「我已經看見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經聽見他們渴望掙脫奴役的哀號。我知道他們的痛苦，

8 所以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領他們到肥沃寬廣、流奶與蜜的地方：那裏是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

9 我的確聽見了我子民的哀號，也看見了埃及人怎樣壓迫他們。現在我差你到埃及及王那裏去；你去把我的子民從埃及領出來。」⁷

今天的主日禮拜，是由總會原宣為了推動世界傳道會（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聆聽上帝的哭泣」之主題，同步在台灣原住民各教會的講壇上，宣揚同樣的信息。當我們看到這個題目時，我們很快地發出疑問說，上帝會哭嗎？如果上帝會哭，那麼，他為了什麼而哭泣呢？

「我看見了」我的子民受虐待

我們知道出埃及記第三章，是上帝選召摩西做上帝的僕人。上帝要摩西到埃及那裏去，把在那裏受到百般的折磨和虐待的以色列百姓拯救出來。把他們領到肥沃又是流奶與蜜的迦南地。正如三：8 節的經文如此說：「所以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領他們到肥沃寬廣、流奶與蜜的地方。」

以色列人雅各因為飢荒，下到埃及來生活，他們在埃及住久了，後代越來越多，而遍佈埃及各地。埃及新的國王怕以色列人又多又強盛，將會帶給他們很大的威脅。所以，命令以色列人做苦工，苦待他們。要他們和泥造磚，也在田間早出晚歸的做勞苦的工作，使他們的痛苦異常。

所以，當他們遭受埃及人的奴役，做苦工，以及各樣的虐待時，以色列人非常的

⁶ 這篇講章是「傾聽上帝的哭喊」推動小組邀筆者撰寫，以便在 2018 年 11 月 18 日主日裡，在原住民的教會一起傳講「聆聽上帝的哭泣」之講章。

⁷ 經文（出 3：7-10）。





痛苦，也非常的無奈，他們的生命為何遭遇這種非人性的虐待。然而，上帝對摩西說：「我已看見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上帝不但看見他們的痛，也看見了他們受到各樣的虐待。

因此，上帝忍受不了他百姓所受到異常的痛苦，也受不了看見他百姓所遭遇到的虐待。當上帝對摩西說：「去拯救我的子民」時，他已經把他百姓的痛苦，看成是自己的痛苦；他也把他人民被虐待，看成是他自己也是如同那樣的被虐待一樣。所以，他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⁸ 因此，當我們成為上帝的兒女時，我們的痛苦，也會成為上帝的痛苦，他要承擔我們的痛苦，也會來背負我們的傷害。

「我聽見了」他們的哀號

弟兄姊妹們，我們知道，被強迫做苦工又被虐待，此種情況對人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況且，以色列人受虐待、苦役，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而已，而是年復一年、一代又一代的事。因此，如果上帝不憐憫他們，他們一定生不如死；如果上帝不拯救他們，以色列會被滅亡的。

然而，以色列的痛苦，並不只是這些被虐待，被苦役而已，還有一個更恐怖的事，臨到他們每一個家庭中。那就是第一章裡所說：「埃及王對全國人民頒發一道命令：『希伯來人新生的男嬰都必須扔到尼羅河去，只准女嬰活著。』」⁹ 這個命令，帶給以色列人父母親重大的打擊，也是他們最大的痛苦。

誰能夠忍心把剛出生的寶貝男嬰，扔在河中溺死呢？即使是別人的男嬰丟在河中，大家又怎能於心何忍呢？太殘酷了吧！事實上，多少的男嬰被狠狠地丟棄在尼羅河流域而亡。這種慘絕人寰的屠殺男嬰，是以色列人每一個父母親和全家人的最痛，也讓他們不斷地嘶聲哀號。所以，上帝對摩西說：「我聽見了他們的哀號。」你下去埃及救他們吧！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也是「世界傳道會」的會員之一。在去年時，世界傳道會要

⁸ 有關上帝呼召摩西的事，在出埃及記第三章，有詳細的說明。

⁹ (出 1:22)。





我們從聖經來「聆聽上帝的哭泣」。¹⁰從今天所讀的經文，知道上帝的哭泣，在他的人民哀號中一起哭泣。也就是說，當上帝看到他人民的男嬰活活地被扔在水中的時候，上帝也掉下了眼淚來，表達他的愛的救援。當上帝看到尼羅河，漂流著天真、無邪又奄奄一息的男嬰時，他也如同嬰兒的父母親那樣一同哀號哭泣。所以，上帝說：「我聽見了他們的哀號。」

「我知道了」他們的痛苦

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哭泣，上帝不但有正面性的回應，而且也承擔了他們的哀號，把他們的哭泣，提升為上帝的哭泣。上帝不但憐憫他們說：「我看見了我子民受虐待」、「我聽見了他們的哀號」外。現在又進一步地對他們說：「我知道了他們的痛苦。」如同三：7節的經文說得更清楚，「上主說：「我已經看見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經聽見他們渴望掙脫奴役的哀號，我知道他們的痛苦。」

上帝的子民在遭遇到患難，飽受各種欺壓，以及莫須有的苦難時，有時候會認為我們所信靠的上帝是否漠不關心呢？甚至對上帝說：「你在哪裡？為什麼對我的苦難始終保持沉默呢？」耶穌最能感受欺壓而沉默的痛苦和孤獨。如同以賽亞書所描述的說：「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開口。」¹¹

事實上，我們所信靠的上帝，並不是對我們人類的問題沒有感覺，而以冷處理對待，乃是如同經文所說的：「他看見了」、「他聽見了」，甚至又說：「他知道他們的痛苦。」換句話說，當我們發現「上帝在沉默」時，他不但以沉默和不忍之心參與了我們的痛苦，也把我們的哭泣的痛苦，當成是他的哭泣。在哭泣的同時，呼召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

在70年前，正是台灣原住民大量喪失土地的時期，國民政府利用林務局，對原住民的土地予取予求的剝奪，也不跟原住民談森林法相關的劃編，也沒有什麼買賣相關的契約，只有在辦公室作圖劃編，將原住民的土地隨意劃編為國有土地。還記得部

¹⁰ 總會把這個方案，交給原宣辦理，並在原住民教會推動與紀念。

¹¹ (賽 53：7)。





落 30 多人紛紛向法院哭訴告狀後，不但沒有結果，老人們隨著時間相繼往生了。記得一些老人說：「土地是我的母親，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要不到我們的土地，我們死不瞑目。」¹² 哭泣的原住民英靈，何時能要回我們的土地呢？

我們相信，上帝看見了我們原住民被欺壓的土地，也聽見了台灣原住民哭泣的眼淚，更知道我們原住民今日的痛苦。他會拯救我們，把我們的土地從國家統治中，還給我們。我們要從台灣原住民的哭泣中來「聆聽上帝的哭泣」。

三、傾聽，是神學論述的開端

今天，當我們討論神學時，我們很快地拿出學院派的神學定義說，神學是有關上帝的一門學問。即是，上帝創造宇宙萬物作為和拯救的行動之真理。如果說得更深入一些，那麼我們就像麥奎利所說的那樣：「神學可以定義為這樣的一種學問，它通過參與（participation）和反思（reflection）的一種宗教信仰，力求用明晰和最一致的語言來表達信仰的內容。」

這種傳統式的神學定義，神學人在做神學時，已經背得滾瓜爛熟而且說得頭頭是道。然而，由於台灣原住民是台灣少數的民族，又只佔台灣人口 2300 萬的 1.7%，大約是只有 56 萬人而已。¹³ 所以，台灣原住民族無論是在政經、歷史、文化、土地、人權、生存上等等，不但是被剝奪與壓迫的族群，連吶喊的哭聲都被消音。即便是在基督教裡，原住民族生存的控訴與吶喊，傳統神學的定義，無不站在基督教信仰的內容來批判原住民的是非，指點原住民的迷津，說什麼原住民的文化與傳統信仰，是「與鬼神相交」之罪惡的文化，是「祖靈崇拜」，乃敵對上帝的信仰。所以，需要認罪悔改。¹⁴

這種基督教極端主義的信仰，既不會去傾聽原住民的哭泣，也不會去善解原住民

¹² 這種的狀況與事件，在原住民族各個部落都有，比比皆是，處處不乏含恨往生的深層故事，值得去深入採集與研究。

¹³ 出處為內政部的統計。參見 https://www.moi.gov.tw/stat/news_detail.aspx?sn=13334。

¹⁴ 這方面在信仰上，極端保守的有些牧者和一些信徒社群很盛行，推動靈恩運動亦是。



所做出的神學上反省聲音，只一昧地批判、不悔改就要被上帝審判等等之在信仰上的恐嚇。這難道不是在信仰上，犯了「恐嚇公眾罪」的言論，來取代上帝審判人的權利，自己扮演了上帝在天庭上司法的角色，一點悲天憫人之心都沒有，真是現代版的「法利賽人」。

舉例來說，當八八水災重創南部原住民時，有部分的基督徒社群在網路上撻伐原住民因為祖靈崇拜，以及小林村的偶像崇拜始作俑者，是被上帝重重的懲罰與詛咒。所以，原住民要認罪悔改，不悔改將招致族群滅絕的下場。有的在講道中，還信誓旦旦地說，八八水災是上帝對原住民的懲罰：

以台灣的情況來說，九二一大地震和八八水災確實都是上帝的審判：九二一發生在南投，因為南投是台灣屬靈最黑暗的地方；八八水災發生的地區，主要是原住民的居住地，這些原住民大多是基督徒，但他們卻贊成祖靈崇拜，上帝怎麼不憤怒！這些災難背後的屬靈原因，我們只要自己知道就可以了，不要跳出來對不信的世界說：「這是上帝的審判！」這樣做是沒有智慧的。上帝給我們先知預言，有時是要我們代禱，沒有要我們講出去，那我們就忠心代禱，不要講出去，免得惹出無謂的麻煩，對個人、對群體而言都是如此。¹⁵

這種把自然的災難說成是，上帝對原住民的審判，無疑是原住民在悲痛中遭到第二次的傷害，在原住民的傷口中撒鹽巴。就常理來說，也是很無人道，又沒有良心的信仰，更不用說具有神學的內涵了。上帝的福音，不會是如此沒有悲天憫人之心吧！。這樣的信仰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於，無心傾聽原住民的哭泣，只一昧的說教給原住民聽，沒有福音的愛心，喪失了宣教的熱忱，更是有違福音真理的見證。

當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持以相同的神學立場。如同時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的張德謙牧師指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信仰告白清楚表明信仰的立場：「教會... 認同所有的住民，通過愛與受苦，而成為盼望的記號。」關於 88 水災，許多人

¹⁵ 楊寧亞牧師講道部落格，2015/5/6 星期三。





流離失所、心靈哀傷哭泣之際，全國各界對於這些身處苦難的百姓，及時伸出愛的雙手，而非譴責為上帝的刑罰。這些行動，讓社會處處充滿溫暖，也顯示全民自動自發、團結一致的精神。許多的教會更是開放空間接待災民，實際地活出主耶穌的教導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太 25:35-36）

教會在救援及賑災的事工當中，展現「傳送愛心，分擔苦難」的真實見證。通過愛與受苦的關懷行動，教會使這些飽受身心靈傷痛、喪失信心的苦難百姓，再次在愛與溫暖中得安慰，燃起對生命的盼望。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確實成為台灣受苦人民「盼望的記號」。¹⁶ 台南神學院倫理神學的教授楊順從也認為：

當我們面對這些災害所帶來的苦難時，我們還能夠歸咎於上主的旨意嗎？或者是歸咎於上主對於人類，因為拜其他的偶像的關係而對人類及萬物所做的懲罰？答案當然是否定的。之所以有苦難的發生，人類本身絕不能推咎其辭置身事外。換句話說，災害所造成的苦難問題，推究其原因與人類任意破壞自然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而任意推咎其責任於拜偶像的行為，而受到上主的懲罰，更是轉移焦點，不負責任的說法。再說，果真有這種只會懲罰拜偶像而不知人間苦難的上主，更不值得我們去相信，不是嗎？¹⁷

筆者之所以舉出這兩種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觀點，乃是要引出原住民神學論述的新觀點，即是「傾聽，是神學論述的開端」。傾聽，是神學在表達它的關懷和認同起點。傾聽，是神學建構的基礎，也是基督教宣教的開端。神學一旦有了起點、有了開端、有了認同，乃至於有了關懷，那麼神學就有了它的著力點，就會根植化在原住民族的心靈與鄉土裡，成長與茁壯。換句話說，沒有傾聽的神學，是神學上的沙文主義，是僵硬又死的神學。這樣的神學，不但沒有感情，而且也會扭曲上帝創造原住民人性的尊嚴，也會帶來原住民心靈文化上摧毀性的一股巨大的力量。

¹⁶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專欄。

¹⁷ 楊順從，災難與再生，《新使者雜誌》第 115 期。



事實上，這種「傾聽，是神學論述的開端」之洞見，並非筆者所創建的神學論述，而是近代很多的神學家在討論「革命神學」，大約與哲學革命同時發生的。有關革命神學，一般學界在都以卡爾 巴特於 1919 年發表《羅馬人書注釋》(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為開始。這種神學革命以「上帝之道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d) 為取向。正如約翰 麥奎利這樣說：「因為他所關注的，是要讓我們傾聽上帝對人類所說的話。」¹⁸ 由此可知，卡爾 巴特以傾聽上帝對人類所說的話，來論述與建構他的「上帝之道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d)。因此，傾聽上帝的話，是神學論述的開端，也是建構台灣原住民神學的基礎，更是台灣本土神學的濫觴與內容。

曾任加拿大溫哥華神學院副院長、牧會學副教授的南西 寇克斯 (Nancy Cocks)，進一步指出，正當人類為苦難而哭泣時，上帝在哪裡？上帝與我們同在。上帝在耶穌裡走向我們受苦人的面前，來表達他傾聽人類哭喊的關懷。南西 寇克斯 (Nancy Cocks)，以約伯實際的例子，來說明在哭泣的時候，更要大聲地痛哭，大聲地呼求。她如此說：

我們要要求我們的朋友不必對我們解釋，只要在我們訴說破碎的夢想、令人心碎的故事時傾聽我們。因為這是我們從耶穌的耳朵和伸出的手所看到的憐憫。我們能夠描述耶穌，我們就知道這也是上帝的真相。在我們的悲傷中，上帝也悲傷；上帝在我們朋友的墳墓旁哭泣，祂永遠不會放棄我們的手。¹⁹

確實地，基督徒社群的神學，面對受苦受難的人，不需要在他們身上大做文章的解釋或爭論，只有耐心的傾聽，只有很誠懇的心聆聽他們訴說內心痛苦、心靈的煎熬。我們神學人在做原住民族的神學時，也與此相仿，不需要對原住民的苦難多做著墨，說是因為拜祖靈的信仰，或是加註莫須有的罪狀或各種說詞，怪罪原住民的原罪。只有傾聽，也只有接受，才是原住民神學的開端。南西 寇克斯 (Nancy Cocks) 提醒

¹⁸ 約翰 麥奎利，《二十世紀宗教思想：1900~1980 年的哲學與神學之邊緣》(何光滬、高師寧等譯，台北：桂冠，1992)，437。

¹⁹ 南西 寇克斯 (Nancy Cocks)，《深化信仰的牧會模式：應對基督徒生命中的危機與衝突》(台南：南神，1999)，72。





我們，「因為這是我們從耶穌的耳朵和伸出的手所看到的憐憫」，也是上帝拯救人類行動的開始。

四、傾聽台灣原住民的最痛

當卡爾 巴特以傾聽上帝對人類所說的話，來論述與建構他的「上帝之道神學」(theology of the word) 時指出，我們神學人的想像力是否也想到，其實上帝也是一位專注傾聽人類痛苦心靈與哭泣之主。當人類在受苦時，上帝在哪裏？上帝與我們同在。祂不會是讓人孤單去承受痛苦，也不會讓人的生命白白的被摧殘毀壞，因為人的受苦，上帝的心在疼痛；人生命的被摧殘，上帝也在哭泣的。祂一直是傾聽人類哭泣的上主。換句話說，人類的痛苦，就是上帝的痛苦；人類的哀號，就是上帝的哭泣。所以，當人類傾聽上帝對人們所說的話時，相同的上帝也是時時刻刻也在傾聽人類哀號的哭泣。

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受難，他們被埃及人壓迫虐待而哭泣哀號時，上帝都在傾聽他們的哀號聲，因而上帝呼召了摩西去拯救以色列人，脫離了被奴役苦待生活。出埃及記 3：7-10 這樣說：

上主說：「我已經看見我的子民在埃及受虐待；我已經聽見他們渴望掙脫奴役的哀號。我知道他們的痛苦，所以下來要從埃及人手中把他們拯救出來，領他們到肥沃寬廣、流奶與蜜的地方：那裏是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居住的地方。我的確聽見了我子民的哀號，也看見了埃及人怎樣壓迫他們。現在我差你到埃及王那裏去；你去把我的子民從埃及領出來。」

當人願意傾聽上帝對人類悲天憫人的哭泣，以及所說的話時，人們會發現到其實上帝是一位比人先傾聽人們痛苦的哭泣，願意傾聽人們因為苦難所傾訴的吶喊。上帝通過傾聽，支持與參與人類的苦難，上帝藉著他的兒子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難，





啟示人們的苦難是上帝的眼淚，人們的吶喊是上帝的哭泣。上帝的心和我們哭泣的吶喊相互應和。

既然上帝是一位傾聽人類哭泣的上主，那麼他不是停留在傾聽而袖手旁觀，他是一位「聽而行」的主宰。他藉著他的傾聽，來拯救解放受壓迫的人類。上帝的傾聽，是在了解人們的最痛，明白哭泣的哀號。所以，傾聽人類哭泣的哀號，是上帝啟動解放與拯救的開端。因此，台灣原住民族也是上帝所創造的人民，他也在傾聽原住民所發出的哀號，也明白原住民的最痛在哪裏？

在 1997 年，花蓮師範大學三年級的一位原住民的學生名叫戴秋松，編了一首歌曲，曲名為「原住民的火」，流行在台灣後山的校園跟教會青年團契中。他的歌詞意境，述說了原住民今日的處境，是處在「一直不停的遊走，一直不停的失落」之悲情世界裡，是原住民最大的痛。

深邃的眼眸，黝黑的面孔，
一直不停的遊走，原住民的我；

古老的部落，神秘的傳統，
一直不停的失落，原住民的痛。

你知不知道他們都在笑我，
因為我們失去了傳統；
難道真的就這樣的過，
難道什麼事都不能做，

我要延續原始的脈動，
點燃原住民的火。²⁰

這無疑是原住民現代的一首悲歌，傾訴了原住民失落的痛苦體驗，原住民的失落，

²⁰ 布興 大立，《原住民的台灣認同》（嘉義：信福，1999），73-74。





始於「一直不停的遊走」。遊走，本是人之常情，為了遊玩而暫停的「走」，等到玩夠了，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園。

舉一個台灣原住民痛苦的「遊走」之經驗來說明，過去由於「中華民國」政權以白色恐怖迫害台灣人，許許多多在國外的台灣人，有的出國念書，有的為了探親觀光，有的因政治壓迫而出走，這些「遊走的台灣人」，被迫冠上了「台獨」的帽子成為「黑名單」。二、三十年來，有家不能回，有親朋好友卻不能見面，也不能為親友的奔喪而返回家鄉，如此被迫遊走的痛苦非筆墨可以形容的，台灣原住民的悲情世界，不就是如此被迫的「一直不停的遊走」嗎？集體遷村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園，從山上被趕到都市裡，從都市裡，被外籍勞工的政策趕到山上，原住民成為現代人漫無目標之遊走的台灣人，居無定所，處境頗為堪憂。

原住民族，因為被迫「一直不停的遊走」，其結果就是詩裡所說的「一直不停的失落」，也就是說被迫遊走就是讓原住民失落了自己，此即今日原住民普遍的現象。原住民失去了部落家園、失落了傳統優良的文化、失掉了賴以生存的廣大山林、失落了傳統的宗教信仰、失落了族群的尊嚴、失落了自己的生存意志、失落了 太多的所擁有的東西，而且似有欲罷不能的「一直不停的失落」，連原住民族的地位與身分，幾乎毀在「中國人」的同化下，難道這不是原住民的最痛嗎？所有遊走、失落是原住民族現代失樂園的象徵符號，也是原住民心靈深處掙扎所譜出的一首生命悲歌的樂章，原住民要靠自己來延續原住民的脈搏，點燃原住民的火。

五、傾聽美麗島嶼生病的哭泣

主後 2000 年 9 月 18 日我因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研究發展中心「達悟族群的宣教方案」，和總會原宣幹事林生安牧師、同工江淑文及張繼芳、前往蘭嶼島主持「達悟族群議題與宣教策略」座談會。²¹ 本來當天下午就可以返校，因為在星期三參

²¹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研究發展中心，為了邁入 21 世紀早在一年前就開始研擬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21 世紀的宣教。本團前往蘭嶼島所舉辦的「達悟族群議題與宣教策略」座談會，也是該研究發展中心策劃之一。



加達悟區會秋季議會代表學校請安。因此，使我和愛妻吾彼盈牧師，有更多機會飽覽美麗的蘭嶼島風貌。由於這是我第一次去該島，當然有許多新鮮的感受，其中令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達悟區會議長王榮基傳道對我說：「布興·大立教授，蘭嶼島看起來非常美麗，其實病的太嚴重了！」

蘭嶼島，這塊美麗的島嶼生病了。有些基督徒，或許馬上會引用所說的經文說：有痛苦的，他就該禱告；喜樂的該歌頌；生病的就請教會長老為她禱告，因為出於信心的禱告，就能夠治好病人，況且義人的禱告是大有功效的。²² 甚至於有些熱心禱告的基督徒，馬上斷言說：凡生病的人，就是因為不夠迫切禱告，或著說信心不夠堅強。

我相信基督徒越禱告越有能力，不禱告沒有能力的說辭。可是，禱告絕對不是隨隨便便的大聲呼喊、碰碰跳跳覺得興奮的樣子，也不是所有的病一禱告就會好那種奇蹟式的信仰。如同美麗的蘭嶼島病的嚴重，不是光靠著禱告就會好的，因為我們不知道生了什麼病就隨隨便便做個哀聲禱告，這是沒有用的。

因此，禱告是一種決志的操練，也就是說禱告是努力去了解，美麗的島嶼為什麼生病了？到底病的原因在哪裡？我們又當如何去防止該島的土地病情繼續惡化？這一些行動就是禱告的行動，換句話說，你做了什麼樣的禱告，就當作什麼樣的行動。禱告，不是我們一出口，讓上帝去應驗我們的要求，也不是在那裡等待上帝替我們去行動。畢竟人，才是禱告的實踐、行動者。

在那裡生活三天，才知道原來王傳道所說的：「美麗的蘭嶼島，病的太嚴重了」之個中道理。²³ 因為在我的觀察裡，造成美麗的島嶼至少有三個病源，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核廢料惡靈的病」。核能廢料儲存場，讓達悟人認為他們的土地生病了。王榮基議長在開會禮拜的講道中這樣表示，蘭嶼島本來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地方。由於國民政府欺騙我們說，他們不但要為達悟人興建港口，並且也要在那個地方蓋魚罐頭公司。起先蘭嶼人都非常高興，但後來卻看到台灣人不要的核能廢料，一桶一桶埋在蘭嶼這塊土地上時，才漸漸明瞭並且非常生氣，原來那是世紀之毒啊！這將會如同不

²² (雅 5：12-20)。

²³ 王榮基傳道是當時達悟區會的議長。





定時炸彈要來毀滅這塊美麗的蘭嶼島。我們的土地如此被強迫吃了世紀之毒，一旦毒液外洩，其病毒到二十五萬年都治不好的，而我們達悟人還能夠到二十五萬年嗎？

所以，今日達悟人一致認為，地底下藏有世紀不可治癒的病毒，他們美麗的島嶼生病了，而且病的非常嚴重。一位紅頭部落老長老用非常憤怒的語氣說出這樣的話：「我們達悟人，是非常平和的民族，我們從來沒有對不起中華民國政府，竟然政府與台電勾當在一起聯合欺負我們，將核廢料置於祖先遺留給我們的這塊土地上，我們聽到地底下發出呻吟的怒吼，我們也聽到祖靈在哭泣，因為土地生病了，祖靈的心如海浪澎湃在疼痛。土地在生病，我們也遭殃而生病了，這樣下去，我們的將來是黑暗的。」因此，他說為了醫治我們土地的疾病，也為了我們將來的世世代代，我們會很堅決的一起來驅除核能廢料這一個大惡靈！

聽了他們如此肺腑之言的控訴，心中也非常憤慨，為什麼國民政府一再漠視他們心靈的吶喊呢？他們的生命在政府眼中難道是草菅人命嗎？如果新的政府沒有迫使台電從速搬遷核廢料離開該島，那麼新政府也與舊政府一樣同流合污，成為欺壓達悟人的共犯結構之惡靈。同樣的，住在台灣寶島的人，如果沒有聲援他們的控訴，我們也是間接的傷害了他們的靈魂。事實上，草菅人命，也等於輕視了台灣人的生命，傷害了他們的土地，也是傷害了台灣土地生命的一部份。

第二：「自然景觀的破壞」。達悟人認為，漢人在他們的土地上建造廟宇，不僅羞辱了他們的土地，也會讓他們的土地生病。

張海嶼牧師說了一個真實的故事，他說在他們地島上有一位漢人，看到了非常美麗的景觀時，就隨意在原住民的土地上建造了一間小廟，當地主發現後，就很不高興的向鄉公所提出檢舉，在得不到有關單位取締下，一些達悟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在夜間將他們的廟神丟到海裡。張牧師笑逐顏開地說：「當他們把廟神丟到海中時，那些達悟人才知道，原來漢人的神是不會游泳，而且還會沉下去，是一位很會溺水而死的神明」。有一天，當廟主知道他的神廟遭人破壞時，就對原住民咒詛說：「誰破壞我的神廟，一個月內將會生病。」達悟人回答說：「好啊！看你們的神明厲害，還是我們達悟人的上帝厲害？」張牧師很諷刺著說：「還沒有到一個月，也就是咒詛達悟人的第九天，他們聽到廟主在台灣突然中風了。所以，他們說，還是我們達悟人的上





帝厲害吧！」²⁴

雖然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真實故事，但對達悟人來說，意義非凡。董森永牧師補充說，我們不是在迫害不同的宗教信仰，我們一直認為誰破壞了上帝賜給我們達悟人自然景觀，那才是讓我們的土地生病了。一位周姓長老用很堅定的口氣表示，我們發誓，決不會再讓我們的土地生病了，因為一旦土地生病了，我們也將遭殃了。

第三：「到處是廢棄車」。當同工們帶我們遊覽島上海灘自然的風貌時，我對他們說：「你們太幸福了，這裡好像是伊甸園般那樣世外桃源的仙境。」有一位同工對我說：「你說的一點都沒有錯！世外桃源的伊甸園，是非常的美麗，但美中不足的一點是，園中有一條蛇誘惑了亞當夏娃啊？」我問他說這是什麼意思，他說：沿路上你將會發現到路邊都是廢棄車，破壞了我們優美的環境，因為有一些台灣的朋友送給他們車子時，剛開時他們高興的不得了，然而，當他們使用沒有多久後，才知道車子到了應該報廢的時候了。

在9月18日的晚上，董森永牧師接到周定送牧師的電話說，²⁵ 他們達悟區會箱型的交通車，在座談會結束載信徒返家途中，與鄉公所的垃圾車交會時因煞車失靈造成事故，好在車身底部中段卡在橋墩，不然，差點掉入懸崖而險些鬧出人命，董牧師說：「那部車，真的是太老舊，早就該報廢了。」聽了這些事情的原由之後，心裡非常的寒酸，廢棄車的問題，不但破壞了沿路景觀的視野，頻頻發生交通事故危害他們的生命安全。

據說台東環保局在去年處理了將近50部的廢棄車，不到一年的時間，路邊的廢棄車恐怕還比去年的多。我心裡在想：「你們達悟人，也未免貪得無厭了吧！」隨後心裡又想著，那些送車子的人也太過分了！把自己不要的廢棄車送給達悟人，造成美麗的島嶼到處都是廢棄車，真是太沒有良心了。如此這般的愛心，破壞了他們美麗的島嶼，這等人的愛心應該被稱為「假冒為善。」²⁶

²⁴ 聽了這個真實的故事，雖然讓人博君一笑，但對那一位漢人如入無地之主，而隨意蓋起小廟的行徑，不但欺壓了當地的原住民，也是一種對原住民宗教信仰的侮辱。

²⁵ 董森永與張海嶼現已是退休的牧師。

²⁶ 這句聖經所說的話，也如同常人言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美麗的島嶼生病了！況且，這三種病，絕對不是蘭嶼島本土的疾病，乃是來自我們台灣寶島所謂文明的疾病，污染了美麗的蘭嶼島，難怪王榮基議長語重心長地說：「蘭嶼島看起來非常美麗，其實病的太嚴重了！」所以，我們在台灣寶島的人應該悔改，並且勇敢的向達悟人說：「對不起！請你們原諒我們吧！」同時我們也當向台灣寶島的大地之母說：「對不起！請原諒我們吧！」如同雅各這樣說：「所以，你們要互相認罪，彼此代禱，使你們得醫治。」²⁷ 因為，如果我們誠心誠意的互相認罪，我深深的相信，我們的禱告，不但會得到上帝的憐憫，我們內在的疾病因此也會被上帝醫治的。我也深深的相信，一旦人的心靈被上帝醫治了，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自然，也因此將被醫治的。

在原住民部落的文化裡，集體意識很強。一旦部落有人因為工作而受傷，前去安慰和鼓勵，甚至於大家都甘心樂意去承擔他工作，也會即時的提供他們一家人所需要的飲食。這種集體意識，就是共同分擔苦難，分享生命的一種優良的傳統文化。無獨有偶地保羅也如此說：「既然是上帝的兒女，我們就享有上帝為他的子民所預備的福澤，也要跟基督同享上帝所為他保留的；因為，只要我們分擔基督的苦難，我們也要分享他的榮耀。」²⁸

結論

台灣原住民已把這種「分擔的苦難，分享榮耀」的傳統文化之意識，連結到自然生態與土地的領域之中。就如同達悟族的原住民說「蘭嶼島看起來非常美麗，其實病的太嚴重了！」美麗蘭嶼島的生病這句話，就是在指控人類為了發展破壞了大自然，為了貪婪經濟上的富裕，犧牲了美麗的生態環境。所以，對達悟族的原住民來說，嶼島病了就是他們也在生病了。他們似乎聽到蘭嶼島土地，因為被迫吞下世紀之毒的核能廢料，生病而哭泣了，也是他們的生病因而哭泣了。所以，台灣原住民族不單單為

²⁷ (雅 5 : 16)。

²⁸ (羅 8 : 17)。





自己何等的遭遇而哭泣，也為土地自然的苦難而哭泣。像霧社事件、亞泥事件、美麗灣事件等等，無不在在展現原住民與土地生命與共的集體意識。這不是單單向原住民道歉與轉型正義，就能足以彌補了事。需要大破大立即刻停止各種對原住民和土地的侵占跟迫害，才能止住原住民的怒火，停止土地的哭泣。

